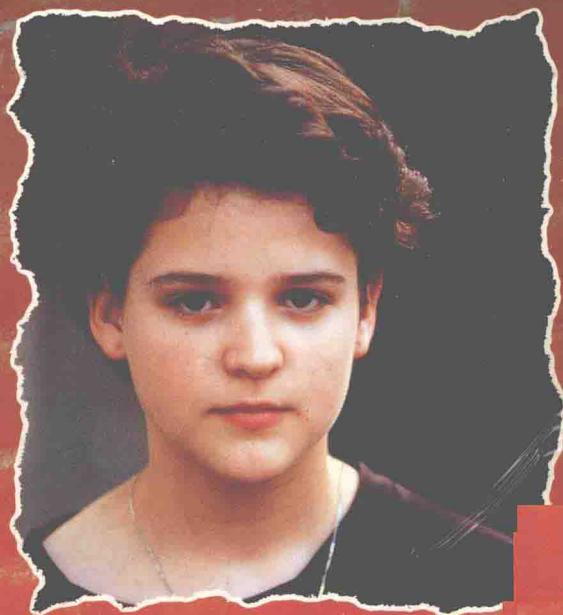


「所有的日子都被戰爭畫上記號，便成為恐懼的化身，  
所以我們現在過的根本不是日子，是恐懼。」

# 莎拉塔的 圍城日記

---

## 塞拉耶佛烽火錄



作者／莎拉塔·菲力波維克 譯者／麥慧芬

**ZLATA'S DIARY** By Zlata Filipović

● 南方朔導讀

# 莎拉塔的圍城日記

---

# 塞拉耶佛烽火錄

---

作者／莎拉塔·菲力波維克 譯者／麥慧芬

**ZLATA'S DIARY**  
—A Child's Life in Sarajevo

*By Zlata Filipović*

智庫文化

莎拉塔的圍城日記：塞拉耶佛烽火錄／莎拉塔·菲力波維克(Zlata Filipović)作；  
麥慧芬譯，--第一版。--臺北市：智庫文化出版；  
[臺北縣]板橋市：錦德總經銷，1994〔民83〕  
面；公分，--(人文；5)  
譯自：Zlata's diary: a child's life in Sarajevo  
ISBN 957-8829-08-6(平裝)

882.26

83004241

## 人文5

### 莎拉塔的圍城日記——塞拉耶佛烽火錄

原 著／莎拉塔·菲力波維克  
譯 者／麥慧芬  
發 行 人／林秀貞  
總 編 輯／何亞威  
編 輯／陳翠蘭 美 編／林苓 柯文莉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國際大樓2006室  
傳 真／(02)757-6865 電 話／(02)345-5607 (代表號)  
郵政劃撥／17391043  
郵政帳戶／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廠／鴻展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文山區景華街128巷8號  
出 版 者／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5908號  
總 經 銷／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電 話／(02)956-6521  
地 址／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10號7樓之3  
本書獲作者獨家授權全球中文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994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行 (1~10,000本)  
原名：Zlata's Diary—A Child's Life in Sarajevo  
by Zlata Filipovi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ixot et 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1994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Janine di Giovanni,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American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4 by Viking Penguin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Penguin,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Through Triumph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Translation Copyright(c)1994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240 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ISBN 957-8829-08-6 (原文書ISBN 0-670-85724-6)

# 導 讀

南方網

美國民歌手瓊拜亞(Joan Baez)，九三年四月應邀前往圍城塞拉耶佛演唱，於是她偕同吉他手到了那個惡意的槍砲四射，無水無電，甚至連生命本身都虛懸在不確定裡的危城。她進出必須乘坐一輛老舊的裝甲車，否則隨時可能被塞爾維亞狙擊者當做槍靶。

訪問演唱之後，瓊拜亞發表了一篇見聞感想錄。其中有這樣一節：有一天裝甲車故障，

她必須靠步行，每一步都能聽到隆隆的槍砲聲，走到一間麵包坊瓦礫廢墟，有個人在此演奏大提琴，他衣著整齊，演奏著慢板樂章，已經二十二天，為著紀念包括他哥哥在內的二十二個人，他們都死於大砲擊中麵包坊的不幸。瓊拜亞知道後也心情大慟，屈膝跪在他坐的椅子旁，而他則早已滿臉淚濕。他的演奏是在哀悼死亡的瘋狂並祝頌苟存著奇蹟似的命運。瓊拜亞和他相擁而泣。她寫道：「那一天我整天都暈眩在哀傷的靜謐中，縱使我在那天死了，也都不會遺憾！」

瓊拜亞筆下的塞拉耶佛人，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對待著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他們從容但哀傷，在地獄的門口徘徊卻仍維繫著未被擊倒的人性尊嚴。這就是塞拉耶佛，歐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到了今天它已被圍整整兩年，死亡人數早已超過一萬，仍像個老紳士般支撑著殘損的軀體，不讓自己倒下，然而並沒有人能估算它究竟還能支撐多久。

### 南斯拉夫經驗

如果今天西方的文明被定義為起源於希臘、羅馬，那麼，像塞拉耶佛這樣的歐洲古城，就是第一波被希羅文明擴散到的重要城市，它歷經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的文明，

到了今天，塞拉耶佛這個城市仍保有這些痕跡，以具有花園天台的回教式房舍，巴洛克風格的奧匈帝國建築物而聞名。一九八四年的冬季奧運也被這個城市認為是他們歷史光輝的證明。除了歷史古老之外，塞拉耶佛這個被鄂圖曼回教帝國統治了三百年的城市，也一向被認為是回教徒現代化最早也最高的城市之一，它的西南區杜賓加（Dobrinja）是回教徒上等社區，設備電腦化，而居民則仍沈溺在巴哈、莫札特、蕭邦等古典的氣氛裡。塞拉耶佛是個文化氣息濃厚，種族融合完好的城市。

不過，所有的這一切，從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起，卻開始逐漸褪色。以往大街小巷流瀅的樂聲開始被槍砲聲所掩埋，以往親若鄰居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以及回教徒，則被戰爭所造成的恐怖所席捲，而開始兵刃相向。從中世紀圖畫裡走出來的古老城市，剎那之間又回復到中古野蠻的歷史之中。

先後被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統治的塞拉耶佛，從一九一八年起就被併入南斯拉夫。第二次大戰之後，隨著歐洲情勢的變化，在南斯拉夫強人狄托的統治下，也曾一度淪為蘇聯的附庸。不過，幸運的是，狄托堅信南斯拉夫的自主，因而與蘇聯的史達林交惡，

脫離蘇聯羈絆，於是，從一九四九年起，整個南斯拉夫改而向西方開放，遂造成戰後東歐各共黨國家全部都因閉塞而日趨窮困蕭條，卻只有南斯拉夫一國因為開放而富裕，西方國家也長期以來一直拉攏南斯拉夫，經援貸款不斷。南斯拉夫經驗甚至有二、三十年成為一個被歌頌的名詞。

因此，做為波士尼亞共和國首府的塞拉耶佛市在這段期間是幸福快樂的。南斯拉夫在狄托的統治下是個共和體制，由六個加盟共和國及兩個自治區所組成，塞拉耶佛所屬的波士尼亞即是這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狄托的精明幹練，戰後的歷史情境，使得南斯拉夫這個高度異質化的國家得以勉強水乳交融地撮合在一起。

### 「後狄托時代」

不過，自從一九八〇年五月南斯拉夫總統狄托逝世後，過去的黃金歲月就告衰竭。「後狄托時代」的南斯拉夫採集體領導制，但六個加盟共和國及兩個自治區首腦的集體領導始終未曾有效出現，於是，一個原本尚有共識的國家，遂無法阻擋共識漂散，終至分崩離析的命運：（一）南斯拉夫乃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人口最多的塞爾維亞人是信奉東正教的斯拉夫族，占

四〇%左右，其次為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占二三%，再其次則是斯洛伐尼亞人，回教徒，馬其頓人，……等，民族眾多，而且歷史因素複雜，當最大的接合劑狄托總統逝世，各民族就不再以共同的國家認同為認同對象，而開始走向自身的次級認同。一九八一年起，南斯拉夫最貧窮的「科索弗自治區」(Kosovo)裡的阿爾巴尼亞人首揭叛旗，此後即騷亂不斷。(2)南斯拉夫的六個共和國及兩個自治區貧富差距顯著，人口最多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卻是相對較貧窮的，而少數的如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尼亞、波士尼亞等共和國則因自然與人文地理因素而比較富裕。富的少數輕視並畏懼窮的多數，而窮的多數又嫉恨富的少數，於是紛擾遂無盡期。

南斯拉夫自一九八〇年五月狄托逝後即政治紛爭不絕，但尚未惡化到兵戎相見的程度。到了一九八九年四至十二月這段蘇聯及東歐波蘭、匈牙利、捷克相繼骨牌崩塌的時期之後，南斯拉夫內部各加盟共和國也跟著產生脫隊意識，企圖脫離最大的塞爾維亞共和國的羈制。九一年克羅埃西亞率先不理會塞爾維亞的警告而宣告獨立，除了蒙特尼格羅之外的三國隨，而德國等也立即承認，並宣稱要各國進行公民投票決定歸屬，然後西方才可給予支援云云。面對這樣的情勢，塞爾維亞人的狂熱民族主義情緒遂被煽起，認為這一切都是德奧主控

下分裂南斯拉夫的陰謀，因而內戰於九一年六月從克羅埃西亞開始。軍力強大的塞爾維亞人快速占領了該國三分之一土地；九二年二月廿八日及三月一日這兩天，乃是回教徒占四四%，塞爾維亞人三一%，克羅埃西亞人一七%的波士尼亞公民投票決定統獨的日子。投票之前，塞拉耶佛即已出現暴亂干擾，投票當晚，內戰即告開始。塞爾維亞人最先只是以槍枝射擊，四五日起開始砲彈進攻，除了首府壁壘分明的戰鬥外，全國性的內戰則由克羅埃西亞延燒了過來。到了九四年，軍備良好，而且有三十七架戰機，八百輛戰車的塞爾維亞人已占據了波士尼亞七〇%以上的土地。波士尼亞這個四百五十萬的小國，已有二百萬左右成了難民，死亡人數則在十五萬左右，真是少有的人間浩劫。

### 人間浩劫，淪為鼠城

這是人間浩劫，內戰使得波士尼亞三個民族及宗教的族群彼此相殺，原本聯合抵抗塞爾維亞人的克羅埃西亞人及回教徒也從九三年年中開始自相殘殺。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某一種人占多數，即必然對其他少數展開「種族清肅」。在這場劫難裡，除了死亡和難民，大約還有六萬名婦女遭到強暴。波士尼亞進入野蠻化的階段，一個文明深遠的古國，當它的仇恨被政

客煽起，一切文明和文化竟然可以如此快速地消逝殆盡而淪為禽獸！

波士尼亞在內戰中彼此殺戮。塞拉耶佛這個人口大約三十八萬的城市已淪為「鼠城」，人們必須像老鼠一樣生存——白天躲藏在地窖中，夜晚才敢出來窺探行動，水電瓦斯早已不繼，只賴聯合國的救濟品殘存。古老且美好的建築早已瘡痍一片，冬季奧運的划雪山坡則埋伏著大砲。從電視畫面和新聞照片裡看到的只有哭泣的婦孺，低著頭彎腰快行怕被狙擊的零落行人，以及快速增加的墳塚。對於這個悲劇，目前國際調解的方向是讓波士尼亞分成若干個小國，每個種族的人住在單一種族的小國裡，或者就是分成兩國，塞爾維亞人自成一國，而回教徒和克羅埃西亞人合成一國，並大量供給回教徒武器，讓他們能充分自衛。彼此不能並存的人，只好切割開來，問題是這樣的切割真的就能造成和平嗎？或者反而是各小國之間繼續衝突？然而戰爭已經開始，不將這些人分開又能怎樣？戰爭是仇恨的累積和加深，波士尼亞經過這次內戰，不同人群已註定了不可能再和平相處！

波士尼亞的內戰，塞拉耶佛的圍城，是難解的冤結，演變至今，究竟要責怪誰都已找不到對象。有人指責塞爾維亞人的殘暴，有人指責波士尼亞人自己的魯莽，有人則指責德法等國的教唆，有人卻指責俄羅斯的暗中操控。殺戮，指責，英國「皇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艾

雅(Jonathan Eyal)在倫敦泰晤士報上寫過一篇長文，在慨歎這幕浩劫的渺無盡期及牽扯不清時就說：「它已由悲劇變成了超現實！」

### 地窖、恐懼、砲火

而由古至今，大人的愚蠢邪惡只有在兒童無邪的眼睛裡才會被照亮。塞拉耶佛的這一幕悲劇，終於在一個小女孩莎拉塔·菲力波維克的「圍城日記」得到了見證。一個用功讀書、玩耍、學音樂的小女孩，她對世界的謬轢一無所知，她知道的只有一個最基本的真理——人要好好相處，只有好好相處，才會有一個快樂的生活世界。再偉大的政治也不能用人的性命和生活的被摧毀作為代價和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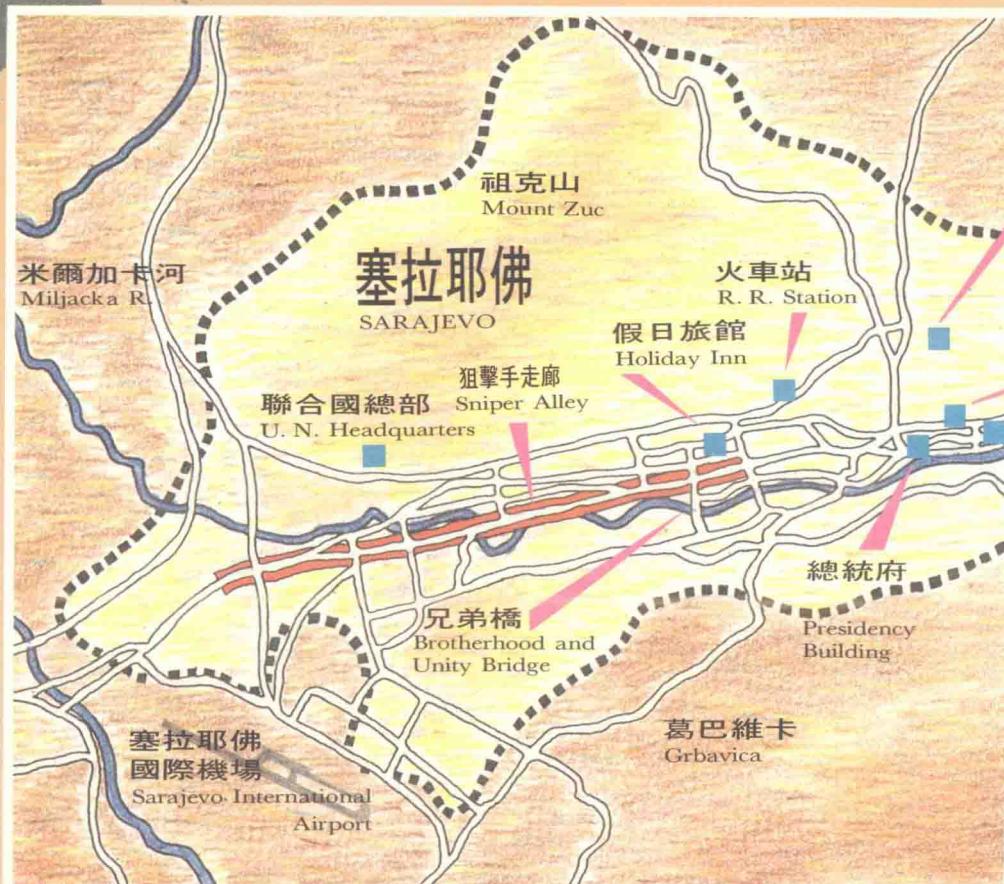
因此，當人們讀到她的呼號：「我要和平，我現在就要和平！」「我的世界現在只剩下地窖、恐懼跟砲火！」「他們真的是在玩遊戲，而我們就是他們的玩具！」「政客的世界裡只有他們自己人的意見！」。有一天，塞拉耶佛被兩千多發砲彈轟擊，她在日記裡寫道：「我真的受夠了，真想自殺，我好想大叫，想用拳頭打人，殺了這些王八蛋，你知道我也是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噢，我快瘋了！」成人們要怎麼來想自己？

莎拉塔的「圍城日記」是真實的，有一位塞拉耶佛大學的建築學家塞達雷維克(Radijan Serdarevic)從圍城開始，也每天寫圍城日記，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記有一部分會被西方引用，成人兒童儘管感受不同，但快瘋了的感覺則屬一樣。

不過，莎拉塔比起那已死的，將死的，以及流離失所的，已算是最大的幸運兒了！她和父母，一家三口，在法國政府的協助下，九三年底被軍機從塞拉耶佛接出，送往義大利的「安卡拉」(Ancona)空軍基地，然後再搭乘法國政府飛機，於九三年十二月廿三日抵達了巴黎。這位克羅埃西亞人，但也有回教徒血統的小女孩脫離了危城。她的日記立即在法國出版，英文版則於九四年一月由「維京公司」(Viking)以五十六萬美元的代價取得，首版即發行二十萬冊。第二次大戰期間，有個猶太少女安妮(Anne Frank)在集中營裡寫下「少女安妮日記」，但她只活到十五歲，現在的莎拉塔比起安妮來，豈止幸運，簡直聖寵！

然而，不管安妮或莎拉塔，她們帶給我們這個世界的信息都是一樣的：為甚麼人們不能和平相處？為甚麼有殺戮？為甚麼政治總是在毀滅生命？為甚麼……？

(作者為作家、新新聞總主筆)



萬歲！我今天過橋了！  
我終於出門了！

我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橋是一點都沒變，  
可是我看到它就很難過，  
因為郵局不見了，  
而郵局比橋更讓我難過，  
其實郵局還在它的老位子，  
可是它已經不是以前的郵局了。  
大火留下了一個很深的記號，  
這棟燒焦了的大建築物站在那兒，  
就像是在為這場戰爭  
造成的無情的毀滅做見證。

# 塞拉耶佛 烽火的圍城



莎拉塔的  
**圍城日記**

目錄

導讀

- 烽火的圍城——塞拉耶佛地圖  
塞拉耶佛烽火錄／一九九一  
塞拉耶佛烽火錄／一九九二  
塞拉耶佛烽火錄／一九九三  
後記／我所認識的莎拉塔

南方朔

240 142 25 1 I



塞拉耶佛烽火錄／一九九一

長長的  
快樂的暑假在後面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星期一）

在我後面的——是一段長長的、熱熱的夏天跟快快樂樂的暑假；在我前面的——是一個新的學期，我要上五年級了。真希望快點看到學校裡的朋友，跟他們在一起。有好幾個朋友從上學期學校打鈴放假以後就沒見過面了。真高興我們又能在一起了，又可以一起說悄悄話，一起分享學校裡難過的事和高興的事了。

莫娜 (Mína)、柏加娜 (Bojana)、瑪麗加娜 (Marijana)、伊娃娜 (Ivana)、瑪莎 (Maša)、阿茲拉 (Azra)、蜜聶拉 (Minela)、納莎 (Nadža)——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星期一）

這個禮拜我都在忙著買書和學校用品，還有忙著告訴大家暑假是怎麼過的；有人去海邊，有人去山上，有人去鄉下，還有人出國。大家都出去玩了，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事情要說。